

和伙伴关系网络。该报告中一个章节里，提到推进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发展安全网络，“美国应支持深化日澳安全关系，敦促其最终达成互惠准入协议；聚焦‘第一岛链’内的海洋形势，推动实现美日澳情报共享；推进美日印发展三边军事演习和联合防务；把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重返正常轨道，列为优先考虑事项。美国还应考虑，吸引欧洲强国参与印太地区安全网络的可行性，比如，与法国和印度合作成立一个新三边联盟，可在西印度洋共享中国军舰的行动情报”。更恶劣的是，报告里支持印度在军事上给中国制造困境，“无论在平时还是危机、冲突时期，印度都有潜力在军事上制衡中国。美国不仅应给予印度《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豁免，还应支持印度更多投入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更多发展柴电动力攻击潜艇，促进印军从专注领土防御转移到远程打击、电子战、网络战等多域作战，并帮助印度改善从印巴边境到与中国接壤边境之间的军事交通设施等”。综合日韩印三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奥斯汀几乎完整地表达了上述主张，例如在印度，他向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明确表达了为印度提供“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技术支持”的态度，涉及先进军事平台销售、战略情报共享、后勤支持等等领域，继续加强美军所谓的“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非洲司令部和印度军方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达成了美军将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同印军实施高海拔联合训练的计划。而印度刚刚在那里同中国发生边境摩擦，局势刚刚得到管控。

尽管美国近年来的国防预算站到6000亿美元以上的高位，但衰退泥足的经济，尚未控制的疫情，都造成维持“全球性力量存在”的庞大军队都不具有持续性。奥斯汀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美军在维持国家战略利益前提下已过度使用，主要原因就是兵力和装备不符任务想定，长达20年的对外用兵已创下美国史上最长的海外作战纪录，虽然就作战强度和整体兵力规模而言远不及冷战时期所想定的高强度冲突，但在有生力量和基层连队装备消耗上却形同一次不能重来的压力测试，让美军整体后勤保障和人事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重新把中国放入威胁优先顺位，于是决心快速增强作战能力，并将过去以反恐作战为主要能力建设导向的态势，逐渐转为能应付常规局部冲突和高强度快速作战的全球战斗力，这也是奥斯汀突访阿富汗，考察撤军事宜的奥妙所在。

不叫“敌人”有讲究

直到今天，关于拜登选择奥斯

汀掌军，美国政界一直存在争议，哪怕他今天以国防部长身份到访多国，仍有人对其能力持怀疑态度，一大理由居然是“对中国不够狠”。据亲近拜登的人透露，特朗普上任的四年间，一种观点在美国日益盛行，即美国应更加强硬地对待战略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但奥斯汀公开“唱反调”，批评片面将中国塑造为“敌人”，会把美国而不是中国拖入危险境地，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战略耐心”，正合拜登要把美国从新冠疫情和“退群背盟”的孤立中拉出来的心意，俄罗斯“自由媒体网”曾在奥斯汀今年1月22日正式获国会参议院听证认可为防长后指出，拜登“中途换将”，让非裔的奥斯汀出掌国防部，并非简单的“族群平衡”，顺应如火如荼的“黑命也是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而是“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博弈，“华盛顿部分鹰派政客，希望推举出能更好体现自己意志的强硬人物，但拜登却不这样想”。

耐人寻味的是，迄今奥斯汀在涉及中国的措辞里，最刺激的定义也只是“对手”。那次参议院听证

右图：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见面。

